

看哪，這個人！

尼采著 劉慧久譯



看哪，這個人！

德國 尼采著

劉 恩 久 譯

文化書店發行

看哪，  
這個  
人！

---

---

著者 尼 采  
譯者 劉 恩 久  
發行人 文 峯  
總經理 文化書店

瀋陽和平區太原街51號

◁ 有 版 權 ▷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初版

---

---

---

## 目 錄

前 言 .....	1
我爲什麼這樣明哲 .....	7
我爲什麼這樣聰明 .....	22
我爲什麼寫這些好的書籍 .....	44
悲劇的誕生 .....	56
不合時宜的 .....	63
人類的，過於人類的 .....	69
朝 霞 .....	77
快樂的智識 .....	80
查拉圖斯特拉如此說 .....	81
善惡的彼岸 .....	97
道德的系統學 .....	99
偶像的黃昏 .....	100
瓦格納事件 .....	103
我爲什麼是這樣的命運 .....	111
譯者後記 .....	121

## 前 言

一想到我對人類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要遇到最重大的要求，說一說我是怎樣的人，那好像對我是不容推辭的。實在說來，那是已經任人皆知的，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允許過我自己成爲一個「不用證明的」。但是，在我使命的偉大和這個時代人們渺小之間的不平衡上來說，從這裏明白的表示出來，人們既沒有聽到過我，甚至又沒有看見過我。我生活在我個人的信用上——我的生活，那也許只是隱藏在一個偏見之中的，我祇以同一位在夏天來到上英加丁 (Ober Engadine) 的某學者的談天，使我便能證明我並沒有生存着……在這種情形下，它給了一個反對我固有的習慣，更加倍的反叛了我本能驕傲的責任，就是說：聽着我！我是如此如此樣的人，在一切人的面前不可錯認了我！

### 2

舉例來講，我決不是一個可怕的东西，也不是一個道德的怪物，——然而我是一個直到現在被那般尊敬爲有德者的反對本性者 (Gegensatz-Natur)。但是在我們之間，那似乎對我恰好像我不能不自誇似的。我是哲學家狄奧尼索士 (Dionysos) 的使徒，與其去選擇當一個聖者，實不如去作一個半人半羊的神 (Satyr)。可是祇有來讀這本著作，或者我在這本著作裡，並沒有別的意思，好好的用一種快活的和

人類愛的方法把這個反對 (Gegensatz) 表現出來。如果我要締結某種所謂改善人類之約的話，那是比什麼都要緊的事情。我並沒有再建立起來新的偶像；由於舊有的，似乎能明白它用粘土造好了的腳，有怎樣的價值。顛覆偶像——這個名詞是指理想——這早已屬於我的職務之中。直到現在當人在捏造一個理想的世界的時候，由實在裡把它的價值，它的意義，它的真實搶奪出來。[真實的世界] 和 [現象的世界] ——以德國語來說：捏造的世界和實在的……理想的謊言，已經成爲在實在之上的詛咒，人類本身爲着這一點，直到它的本能的深奧處，變成了虛僞和假冒品，完全的作了反價值的崇拜，用這些個便足可保證人類最初的繁榮，未來，對於未來所課予的尊貴的權利。

### 3

誰能呼吸我的著作的空氣，便能知道那是一種高山之上的空氣，強烈的空氣。人們不能不使自己與它相適應，否則的話，中了傷風的毛病，那實在是非同小可的。寒冰已近，寂寞淒絕——但是將怎樣使萬物安靜的休憩在日光之中！人們將怎樣自由自在地去呼吸！在像這樣的巨靈之下，人們將怎樣去感覺！——哲學是位於寒冰和高山之間的自由意志的生活，那好像我已經了解了它，曾經體驗過似的——諸如此類立於存在之上的一切奇異而可疑的探求，都受道德的拘束。我學過在如此的一種禁地上漫遊，由於很久的經驗所得，最後產生出來的乃是道德的談論和理想修飾的種々根據，同舉世所希求的一點也不相同；在那裡邊一些知名人士的心理

，哲學家們所隱藏起來的歷史，暴露在我的眼前——一種精神能受得住多少真理？它要向多少真理挑戰？這對我逐漸的成了實在的價值標準。迷妄（——在真理上的信仰——）並不是盲目，迷妄乃是怯懦，在認識上任何一種成果，任何一種進步，都是由勇氣產生出來，對於自身從嚴格性產生，對於自身從純潔性產生……我並不反對理想，只不過是在它的面前帶上手套……我們應當努力於禁止的事物（*Nititur in Vetitum*）：在這種標示下，我的哲學的勝利日子，不久便將來，那末，人們在原則上祇不過是永遠的在拒絕真理而已。——

## 4

在我底著作裡，最超卓的是我的查拉圖斯特拉（*Zarathustra*）。我把它當作在人類的禮物中，可說是最大的禮物。這本書帶有飛越數千年的聲音，不僅是最高尚的書，事實上是山巔之氣的書——整個現實的人類，停留在它的非常遙遠的下方——那是最深的，從真實的內在豐富性中所產生的書，一個無盡藏的泉源，一旦水涌下水，必能提取上來滿天的黃金和慈愛。在這裡所說的，既不是「預言家」，又不是所謂「教祖」具有那種疾病和權力意志（*Willen Zur Macht*）的可怕的兩性動物。若是對它的智慧的意義，沒有憐憫錯誤，人們最要緊的是先確實的聽——聽這個從口中流出來的音調，這個和平的音調（*halkyonischen*）。「發作暴風雨的是最清醇的言語，伴隨鴉子的蹣跚而來的思想，能够支配世界——」。



無花果從樹上落下來，味美且甜，在落下來的时候，它的紅皮裂開。

我是吹開無花果的北風。

並且；如同無花果那樣，這種教訓落在你們的面前，我的朋友：現在請吃它的汁和它的甜肉！

到處都是秋天，還有澄清的天空和午後——

在這裡所說的，既不是狂信者，又不是說教，更不是求着有所信仰；乃是導源於無窮的光的充溢和幸福的深邃所落下來的滴★點★一語一句，——一種清快緩慢的調子，是這種言語的進動速度（Tempo）。這種聲音能使它停留在耳間的是最能選擇的人，在這裡能成爲一位聽者的，是掌有無上的特權，有聽查拉圖斯特拉聲音的聽覺，並非是任何人的意中事……查拉圖斯特拉果然是一位誘惑者？……而且當他第一次再返回他的寂寞裡去時，他自己還說了些什麼？誰是一位「智者」，「聖者」，「世界的救濟者」，和「其他的頹廢者」，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來說，可謂之大相逕庭……他所說的，不僅是錯誤，他還是錯誤的存在……

我的弟子們！現在我單獨走。現在你們也一塊走，或者單獨走！我希望這樣。

遠★的離開我，去抵抗查拉圖斯特拉！最好是恥笑他！也許他欺負你們。

智者不必單愛他的仇人，他必須還欺負他的友人。

不論在什麼時候，一個人在作弟子的時候，不必有報於先生，你們爲什麼不揪我的花冠？

你們尊敬我：當有一天你們的尊敬顛覆時，將怎麼辦？

---

你們要注意，不要叫一根像柱打着了你們！

你們說，你們相信查拉圖斯特拉？可是查拉圖斯特拉有什麼價值！你們是我的信徒，可是所有的信徒，有什麼價值！

你們還沒有反求諸己，到那時候才能看出我來。

那是一切信徒的規距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所有的信仰是不足取的。

現在我命令你們，拋棄我找尋自己；不久，當你們一切的一切都否認我時，我將返歸於你們之後……

菲德烈·尼采

---

在這個完整的日子，當一切的事物都已經成熟，並且不僅是葡萄的顏色發褐，同時太陽的閃光，照耀在我的生活上；我回頭往後看，我向很遙遠的前方看，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像這般豐盛而且這般花枝招展的事物。我今天就沒有白白地埋葬我已經過去的四十四年；我有埋葬它的權利——在那裏邊的生命，是救助的，是永生的。一切價值轉變的第一書，查拉圖斯特拉的調歌，我初次嘗試用鐵槌研究哲學的偶像的黃昏——這些都是今年，而且還是最近三個月的禮物！我怎能不感謝我這整個的一生？——

如此我要對我自己敘述我的一生。

## 我爲什麼這樣的明哲

### 1

我底存在的幸福，它的獨有的性格，恐怕在於它的命運：我爲着在謎語的形式上，把它表現出來，例如，我的父親已經死去，我的母親和我還活在人世而且已經步入老境。與頹廢同時的起始，所謂人生的梯子由最高的階段和最低的階段而來的那種變重來歷，——如此，我或者能够表示，假使某種事物，能說明了人生整個問題在黨派關係上的那種中立性，那種自由不羈。我對於上昇和下降的種種症候，到如今比任何人都富有精密的嗅覺，我在這一點上是一位特別優秀的先生——我對這兩種很熟悉，我就是這兩種——我的父親是在三十六歲時死的：他衰弱，富有愛情而且奢華，好像是爲着過去而生來的人似的，——與其是說生命自身，實不如說是人生的一件溫良的回憶。在他的生命衰朽的同年，我的生命也陷於瘦弱：我在三十六歲時，這時是我的生活力陷於最低落的時期，——我還生存着，可是有點連三步都不能向前走的樣子。那時候——那是一八七九年的事情——我捨去了巴塞爾 (Basel) 的教授職，好像夏天影子一般，在聖茅里茲 (St. Moritz) 過活，我的貧乏日光的生命，在下一個冬天，好像一個影子似的，在紐倫堡 (Nürnberg) 渡日。這是我最小的限度：「漂泊者和他的影子」 (Der Wanderer und sein Schatten)，就是在那時候寫的。無疑的，那時候我了解了影子是什麼——下一個冬天，我第一次在日

內瓦 (Genoa) 過的那個冬天，甘美和靈化，幾乎使血和筋肉陷於極端的貧困，而產生「朝霞 (Morgenroethe)」。如在這一著作中所反映出來的那樣，即所謂自己精神的豐富，完全的光亮與晴朗，而我所肩負着的，不僅是最厲害的生理衰弱，乃是苦痛感覺的一種調和。在三天間的腦痛相伴着極難堪的粘液性嘔吐的責難之中，——我具有最上等的辯證家的明晰性，並且把自己在健康狀態中的攀登力，精巧性，不足以冷卻的事物，靜靜的去考察一下。我的讀者也許知道我的辯證法與頹廢症候 (decaence Symptom) 距離有多麼遠，例如：最有名的事件，蘇格拉底 (Sokrates) 的事件。一切病的智力的障礙，隨着發熱而來的那種自己的半昏睡狀態，直到現在還完全是不可知，那種性質和度數等，我還是第一次學習於學問之途。我的血液走得緩慢，就沒有一個人能確定我有熱。許久以前，給我治精神病的一位醫生，最後說：不對！祇是我自己是神經質，並不是您的神經的緣故。局部的衰弱等等是絕對的找不出來，並且決不是胃組織的極度衰弱，和由器官的變質而來的胃病。一時陷於盲目的眼病，也不過是結果，在那裏並不是原因。如果生活能力增加，視力也就能恢復。——以我而論的治癒，意思是長而又長的歲月，——同時，還是很可惜的，意思是說一種頹廢狀態的再生，沈滯，周期的反覆，這是使我對於一切的頹廢問題，由於切身的經驗，而發問的？我從頭到尾的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讀這個字。一切能把握能綜括的金銀線手藝，那種能感覺出調和色的手指，那種「從角落處觀看」的心理，其他特有的事物，在那個時候，開始體得了，在我身旁的。

切事物，如我觀察一切的觀察器官，都非常精巧，這些是那時期獨有的禮物。由病者的光學，觀察到健康的概念和價值，回過頭來往下看，在豐富上的生命的充溢和自信上的頹廢不能的秘密工作——這是我極長時間的修練，我的切身的經驗。若是我要成爲那一行的人，那末，我就是那一行的狀元。現在我把它拿在手裏，隨隨便便的在手心上轉變看法：也許祇有對我，一種價值的轉變，完全是可能的，它的第一種理由，即在此。——

## 2

如果估計一下，我是一個頹廢者的話，我同時還是它的反對者。在那裏邊，它的證論，對於我的困難的狀態，永遠選擇最正確的手段。由於全體來說，我是健康的，由於某一個角落，由於某一個特別體來說，我是頹廢的。從絕對孤獨裏過慣了的境遇中睜離時的那種精力，對我將永不受照顧，服侍和醫治的束縛——這在那個時候比什麼都有用處，在那裏洩露出來無限的本能的確信。我將我自己的身體放在自己的手上，我再使我自己加倍的健康：不可少的條件——每一位生理學者都承認——這個人在先天的時候就健康。一個典型的病質者，不但不能健康，也不能使自己健康；而典型的健康，對於生命，生命的增強，反而能生出一種精力的刺激，由現在這種事實來看，那個漫長的患病時期：我把我自己也算在內，所謂生活也不過是新的發現而已，我曾到了一切旁人不能嚐到的好的而且還是不足取的事物，——我創出了由我的健康的意志和生命的意志而來的我的哲學……對於

這一點，請留意：當我捨棄了厭世論者的時候，那時正是我的生活力最低下的時候。自己才能的再建，使我禁止了貧困

沉的哲學……現在，我們將怎樣的認識，從先天去生產最上的人！一個最上的人，使我們的感覺清爽的，牠是由一根木頭彫刻出來的，不但是硬，軟，同時還是芳香的。牠的歡喜，祇是使牠認為滿足了才行，當超過滿足的限制時，他便停止他的快樂和他的欲望。他醫治傷害，並不見效，他為着自己的利益，利用了困難的偶然，他並沒有殺害了什麼，只是使他更加強硬。他從一切的，他所見的，聽的，經驗過的，在本能上集結他的全體：他是一個選擇的原理，他使許多事物從中降下來。不論與書籍，人，或者是與風景相交接，他永遠的作留在他的社會裏。在他選擇的事物上，在他認可的事物上，在他信賴的事物上，他表示敬意。他對於多種的刺激反應很慢，那是由於一個長時期的思慮與意欲的驕傲，而使他養成緩慢性，——他曾嘗試過來在面前的刺激，可是他並沒有想到怎樣去接受它。他既不相信「不幸」，更不相信「罪」：他能把自己和旁人加以處治；他知道如何去忘記——他很堅強，使一切的事物對也不能不成為最上的，——打起精神來！我是頑廢的反對者：在這裏所描寫的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

### 3

這種經驗的二重行例，這種光怪陸離容易親近的二個世界，在每一點上使我的天性反復，——我是一個二重人格者，我除了有第一種視覺外，還有第二種視覺。也許還有第三

種……我的從生以來的天性，允許我超越所有的局部，僅有的國民，和有限制的範圍向外傑視；牠不使我努力作一個「善良的歐洲人」。另一方面來說，或者——祇限於帝國的德國人——比較起來我比現代的德國人，更德國化些，我是最初反對政治的德國人。並且我的祖先是波蘭的貴族：由於他們，在我的身體裏潛藏着許多的種族本能，——誰知道？也許連自由否決權都保有着。在旅行的時候常常與波蘭人閒談，——祇限於波蘭人本身——可是與德國人相見的機會很少，若是我這樣一想的話，好像我沒有想到過，我祇不過是一個血液稀薄的德國人。但是我的母親福蘭茲斯卡·歐愛拉 (Franziska Oehler) 恰好是純純正正的德國人；我的父親的祖母愛爾德姆特·克勞斯 (Erdmuthé Krause) 也是同樣的情形，她在年青的時候，一直就住在安適而古老的維瑪 (Weimar)，與歌德 (Goethe) 的家系，並不是沒有關係，在哥尼斯比 (Koenigsberg) 當神學教授的她的弟弟克勞斯，當海德 (Herder) 死後被聘為維瑪的總監督。她的母親，我的曾祖母，以「茅特根 (Muthgen)」的名字現露在青年歌德的日記中。她第二次與愛爾堡 (Eilenburg) 的監督尼采再婚；在大戰的那年，一八一三年十月十日，正是拿破崙 (Napoleon) 帶着他的幕僚進入愛爾堡城的那天，她分娩了。她是與撒克遜人一樣的崇拜大拿破崙的人；如果若是那樣，也許我也是那樣的。像這樣在一八一三年所生的我的父親，在一八四九年就死去了。在他接受距盧叢 (Lutzen) 不遠的旅青 (Roecken) 城的牧師職之前，許多年住在愛爾堡城，在那裏教育王女等四人。他的學生是：漢諾威 (Hannover) 王妃



，昆斯坦丁 (Konstantin) 大公爵夫人，奧爾登堡 (Oldenburg) 大侯爵夫人和梯克遜，愛蘭堡 (Sachsen—Altenburg) 的王女泰爾斯 (Therese)。他對普魯士王菲特烈，威廉 (Friedrich Wilhelm) 四世表示深切的敬虔之意，因此而受任牧師的職務：一八四八年的種種事件，使他悲懷於心。我本身生在王冠生日的十月十五日，當然要取恩楚倫 (Hohenzollern) 家風的菲特烈，威廉的名字，擇這一天出生，至少是個吉利的事情：我的生辰，在我幼年的時候，那天過的是慶祝日。——父親這樣子給我作，我把牠當作一種特權看，我還認為我既然有了這種特權，那末用牠便可以解釋一切——生命，然而強大的生命的肯定，並不包含在內。如此，便令在不知不覺之中，進入於一個高而且嫩事物的世界裡，那對我的目的，並不需要，只不過是一種期待而已。我住在這裡，好像住在家裡一樣，我的深遠的熱情，在這裡開始自由起來。我爲了這種特權，幾乎消磨了這條生命，那決不是不公平的交易。——若是能理解一些我的查拉圖斯特拉，一個人也許必須與我所擔負的相同。——用一隻腳放在生命的彼岸……

## 4

我從來就不會變所謂說自己不好的戲法——這我應當感謝我的無片的父親——即便是那種事情對自己有最大的價值，也不想去做，不僅是不去做，就是連自己說自己不好都沒有想過。認爲是非基督教的，那也不是本來的願望。人們可以反覆的來考察我的生活，祇有在那地方，某種人曾經顯示